

# 中方斥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 向日方提嚴正交涉

【大公報訊】據新華社報道：外交部發言人16日就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答記者問。

有記者問：8月15日是日本戰敗投降日，日本首相石破茂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祀費，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、財務大臣加藤勝信及小林鷹

之、萩生田光一等右翼政客參拜了靖國神社。中方對此有何評論？

發言人表示，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精神工具和象徵，供奉有對侵略戰爭負有嚴重罪責的14名甲級戰犯。中方對日方

公然挑戰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，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。發言人說，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。正確認識和對待歷史，是日本戰後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前提，是日本同周邊國家發展關係的

政治基礎，更是檢驗日本能否恪守和平發展承諾的一桿標尺。我們敦促日方正視並反省侵略歷史，在靖國神社等歷史問題上謹言慎行，同軍國主義徹底切割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，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。

## 日軍華南實施細菌戰 親歷者嘆「那裏連骨頭也化了」 廣州南石頭「化骨池」揭華南版「731」暴虐

### 銘記歷史

「籠中鳥，難高飛，不食味粥肚又饑，（食咗）肚痛必屙無藥止，一定死落化骨池。」這是20世紀40年代初期流傳在廣州南石頭難民所的民諺，當中提到的「化骨池」，是一個讓所有倖存者都恐懼的地方，哪怕多年後他們已是古稀老人，在接受訪問時記憶依然非常清晰：「那裏不僅將人的肉體化掉，連骨頭也化了。」

相較於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，日軍另一支細菌部隊——廣州「波第8604部隊」鮮為人知。這支表面上給日軍做防疫給水工作的波第8604部隊，以中山大學醫學院為總部進行活體解剖及鼠疫跳蚤生產、投放等工作；試驗場設在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，在提供給難民的冷粥冷飯中投放細菌進行實驗，遇難者屍骸被層層疊疊土埋在「萬人坑」「化骨池」；近在咫尺的「省立傳染病院」則記錄「科研」數據並進行研究。「中山醫總部、南石頭及傳染病院就是侵華日軍實施華南細菌戰的鐵三角。」華南理工大學退休教授、研究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的資深專家譚元亨痛心她表示。

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（文、圖）

記者從廣州地鐵梯園站出來，一路往南石頭街道方向前進，目光所及皆是歲月靜好。「上世紀90年代調研華南細菌戰時，親歷者說看到當時珠江難得一見的『堵船』景象，也看到江面上飄滿了浮屍的慘況，遇難者超過十萬人。」譚元亨指着平靜的珠江向記者訴說當年尋訪見證者的故事，心情卻難以平靜。

### 日軍埋葬屍體 起碼超10萬

南石頭本地人蕭錚，是譚元亨找到的第



▲華南理工大學退休教授、研究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的資深專家譚元亨指出當年「省立傳染病院」所在，他說，「中山醫總部、南石頭及傳染病院就是侵華日軍實施華南細菌戰的鐵三角。」

一名親歷者，年幼時家裏窮，聽說難民所裏「有口飯吃」，蕭錚的父親就帶着他 and 弟弟妹妹走了進去。當年蕭錚口述，從1941年進入難民所到解散離開，前後4年多，高峰時每天有40-50人死去。

當時日軍採用了一種名為「E式屍體處理法」，用水泥造兩個佔地25平方米、高約4米的四角梯形，從上面抬入屍體，讓其自然腐爛。待到堆放了50-60具屍體腐爛後，再堆放一層，如此循環利用，因此形成了兩個可怕的「化骨池」。當年目睹這一慘況的南石西村民鍾瑞榮，在20世紀90年代已年近古稀，他最早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直言「當時被這樣埋葬的屍體，起碼超過10萬具。」

### 屍骨綿延上百米 有七八層

有兩件事可證明南石頭難民營「化骨池」「萬人坑」的真實性。一為一份檔案，二為一次挖掘。在廣州市檔案館，有一份民國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的檔案：當時的民國政府財務批發遷葬費用135700元報告。從檔案資料可知，於南石頭懲戒場內尋得大量白骨，說明是遭敵偽政府拘禁的難民死者，出於其情可憫，並因衛生理由，請求遷葬立碑。當時的衛生局派遣工作人員前往勘查，查明地點為懲戒場內兩個方形的「大水池」，規模約「八九尺」，被建牆加高以容納難民屍體，並核實內有「難民骸骨數百具」。

1953年，廣東紙業集團在廣州南石頭街道建職工樓，挖地基的工人挖至半米深

時，突然露出白骨。經清理，一個連綿上百米的大坑中，屍骨一層層疊擲擺放，足有七八層，每層之間還有薄薄的填土。經鑒定，死者的死亡時間在十年左右，正是抗日戰爭時期。

### 歷史記憶急需揭露保護

今天的南石頭，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社區，關於「化骨池」「萬人坑」的記憶，也隨着老一輩離去而被湮沒在歷史之中。譚元亨表示，日軍在南石頭施行的細菌戰大屠殺規模最大也最殘忍，根據日本老兵及當年見證者證詞，保守估計粵港遇難人數逾十萬，至今真相仍有待進一步揭露，遺址也需加強保護和宣傳利用。

►由民間人士在一九九五年設立的「粵港難民之墓」。



### 歷史罪證

對於廣州南石頭遇難者的人數，譚元亨做過了嚴謹的考證。當年日軍施行「歸鄉政策」，從1942年1月到3月底共有逾100航次，保守估計首輪歸鄉人數至少在20萬以上。「當時的日佔政府做過統計，在疏散的46萬多人中，30%走陸路，70%走水路，估計到達南石頭的人超過20萬。」當年很多香港同胞希望經過廣州到四會、肇慶、梧州等地，但實際上很多人就在這個過程中「人間蒸發」了。「航班信息以及日佔政府統計數據，和南石頭『化骨池』的屍骸數量估計，是對得上的。」

另一證據，來自侵華日軍傳染病院的死亡統計，丸山茂以及廣州「波第8604部隊」部隊長佐藤俊二都曾留下證言，指當時日軍在難民所提供的開水和粥裏加入大量沙門氏菌，令香港難民發病死亡，死亡率為40%左右。

譚元亨判斷，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的受害者「甚至超過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，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。」今年7月7日，日本學者松野誠也向廣東省檔案館捐贈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「波第8604部隊」名冊的彩色掃描件，譚元亨期待這份檔案可以為研究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提供更多證據。



掃一掃有片睇

## 各界倡建華南細菌戰紀念館 守護真相

### 駁孤證論

波第8604部隊，是一支細菌戰部隊，也是日軍秘密部隊。日軍在戰敗時將大量資料銷毀，因此有關「華南防疫給水部」的原始史料尤為稀少。相比於遼寧731歷史的發掘，廣州市南石頭的發掘認定條件也遠遠不如。不少研究華南細菌戰歷史的學者和粵港各界社會人士都提出，應盡快建設一座華南細菌戰紀念館。

侵華日軍華南細菌戰通常被認為只有「孤證」，因為只有日本老兵證詞，不足以證明細菌戰曾真實在廣州發生。2016年，譚元亨帶着廣州市規劃院相關人員到南石頭一帶進行勘測，指認了難民所、隔離室、廚房等6個原址，也尋訪了數十名倖存者並記錄下他們的親身經歷。

不過這些地方至今也沒有得到確認和保護，當年的倖存者也相繼離世。譚元亨向記者展示了一本筆記，否認了「孤證」一說，「我還在繼續寫，爭取提供更多證據。」他說，「波第8604部隊」名冊與華南地區留存的日軍細菌戰歷史遺址、遺跡形成了有力呼應，以日方檔案文件的形式印證了侵華日軍華南細菌

戰的真實性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凌友詩在今年人大會議上提出「重啟廣州南石頭難民所日軍細菌戰試驗舊址認定的工作」的提案。凌友詩認為，當年來華懺悔的日本士兵和協助掩埋屍體的挑夫也都年事已高、相繼去世，人證、物證很可能隨之消失，如今重啟遺址認定工作已經刻不容緩。



►從廣州南石頭上岸的粵港難民都會經過檢驗，被認定患病的隔離室會關上門。圖為當年的隔離室。

## 一張通往「地獄」的船票

### 難民證言

1942年初，30歲的何瓊菊，帶着年過花甲的母親和兩位兒女，在香港中環上了難民船「南海丸」。這一船，約480人。當時，離開香港的陸路太危險了，當年不少在香港的國人都覺得走水路比較保險。何瓊菊一家克服了困難，花了錢，買了船票，上了船。如果一切順利，一家人到了廣州就會有親戚接濟。

可是，船到了南石頭，何瓊菊一家還是回不了廣州。「船進入內河航道，到了南石頭，就被日軍攔住了，不允許上岸，說要經過檢疫才放行，要驗大便。如果認為有問題的，就會被拉進傳

染病室，有去無回了。」在船上的日子，何瓊菊目睹了許多恐怖場景，有人跳江被開槍打死，被抓回來的則綁在桅杆上活活風乾。

還算幸運的是，何瓊菊手裏有一點錢，偷偷買通上船巡邏的偽警察，讓兩個孩子和老母親提前將近一個月逃離了「南海丸」，一口也沒沾由難民所廚房送上船的投放了細菌的粥。何瓊菊自己在船上滯留了一個多月，走的時候船上只剩下40多人了。

多年以後，已至耄耋之年的何瓊菊回憶起這一段歷史，那種驚恐與痛苦的神情，筆墨不能形容。